

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

山外青山



赵嫣萍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山外青山



赵嫣萍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外青山/赵嫣萍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8.12

(鄞州作家文丛/施孝峰主编)

ISBN 978-7-80743-325-5

I.山... II.赵...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25 号

山外青山

- 作 者 赵嫣萍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倪建飞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6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50 千
版次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25-5
总 定 价 180.00 元(全套七册)

总 序

在区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好时机,出版了。这套集鄞州小说家之大成的丛书为我们带来了春天“百花齐放”的温暖消息。

鄞州关于文学的记忆源远流长。在这块同时盛产鱼米和诗书的沃土上,从古至今不乏奇才名士。古代有南宋词人吴文英,元曲圣手张可久;近代又有海派文学代表作家苏青、左翼作家领袖朱镜我。而今天,作家们依然秉持着与前辈们同样的热情,怀着对文学的慧心和用心,凭着自身的实力和努力,既能青灯黄卷,甘坐冷板凳,又能关注民生,放眼看世界。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诉说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品格和社会责任感。而正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区的文学事业呈现出一幅崭新的图景:老作家厚积薄发,笔耕不辍;中年作家风华正茂,尽露锋芒;青年作家生气勃勃,崭露头角。这些作家们以作品为镜,说出个体,也说出世界,他们对种种矛盾纠葛做出深度表达,像勘探者一样,永远向地表深挖,揭开深埋于一切表象之下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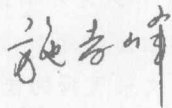
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道路“其修远兮”,小说家们“上下求索”,以文字为桨,以情节为风,以思索作船,把生活的本真化作两岸风光,一路恣意展现。回顾历史,几十年春华秋实,文学气象日新月异,创作人才不断涌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冠明、陈易、崔前光在小说世界里初试身手,打下牢固根基。七八十年代,徐剑飞、谢武稼、刘正标等作家文采飞扬的佳作又为我区的小说事业锦上添花。近年来,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成为我区文学界的一个亮点。为了更好地扶持长篇小说的创作,《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七部作品均是小说,选题别具匠心,作品内涵丰富。年过七旬的老作家张良芳,甘守文学赐予的寂寞情怀,精心侍弄

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革命史诗涤荡人心;残疾人作家徐秉潮十余年卧病在床,五年来几易其稿,写成自传小说;谢武稼继续着多年来他对莘莘学子的关注和对教育问题的沉思,目光深邃;朱平江的小说情节设计美妙曲折,人性挖掘全面丰富;青年女作家天涯独特的女性视角,写实的审慎风格,细致的生活描写使得她的作品独树一帜;崔海波的童话语言简洁,人物生动有趣,故事老少皆宜;外地来甬的优秀女作家赵嫣萍的小说再次体现了她出类拔萃的语言智慧和生活洞察力。七部作品很好地承继了鄞州的历史渊源,彰显了鄞州的地域特色,体现了鄞州作家的实力。这是我区小说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和深度展示,是我区文艺界的一大喜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学是文化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要加快文化建设,构建“文化鄞州”,离不开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我区按照“出力作,创精品”的原则,实施“文艺精品工程”,致力于打造鄞州风格的精品文化。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为繁荣文学创造良好条件。

面对时代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待,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作家们任重道远。所以,文学工作者要引生活之水浇灌作品,把人民群众当做创作的母亲,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忧同乐,为人民吟咏呼吁。作家们同时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反复锤炼、精心打磨,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雄心,淡泊名利,潜心创作,写出“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志性文学精品,共同谱写鄞州文艺的华彩乐章!

是为序。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目 录

第一章 背景/1

第二章 以往/13


第三章 干校/45

第四章 转折/92

第五章 远离/121

第六章 尾声/164

后 记/165



第一章 背景

花果巷

古城秋天的味道，一天浓似一天。

胡同里飘出的烟火，城墙根儿经年积攒的黄土；李家丸子，萧家元宵；万家拨面，张家麻花；婆婆神羊汤，平遥面疙瘩；老陈醋，芝麻酱；柿饼、红枣儿、脆皮核桃……风物酿出的气息，无孔不入，就连老人的皱纹里，都密密麻麻地填满了。

水土，渗在岁月中，城市的表情也带着黄土味儿：男人阔朗温和，声息粗重，吃得苦，精明能干。女人则多安详，算计着吃穿用途时，眨眼间，就溜进了岁月的褶皱。老人因阅历稠，年岁愈高愈是恋土，晨曦里走出门时，若到日头落回不了家，就觉得没了着落，空得慌。

安土重迁，就成了这里的风气，从时间上看，已经很是久远。

苇水滩位于西郊，整个儿就是芦花飘荡，烟水笼照。那芦花，若是被风招惹了，漫天碎云般地挂着，一时半会儿下不来，太阳也要被它笼住了。一洼洼的鱼池，照着树，照着天，浸了流年光色，成了时间的背影。

鼓鼓囊囊的泥土里，包裹着花生、土豆、番薯，看得见，摸得着，就像一个现实主义的人生。因为是沙地，因为有苇水，这些东西都有着本土味儿。

养着世世代代的人，可谓一方好风水。

单说那红枣，颜色与肉质，明眼人一看，只要斩截地说一声：滩里的。其他的就不由要暗淡下去。

眼下一场秋雨刚过，湿漉漉的小城更显殷实。

花果巷就是一个好去处。

树枝上，挂着繁实的果子，颜色好，味道也好。

入口儿的山楂树上，红果儿长得算盘珠子似的，一串一串地挂下来。走近了，皮面上布满了小黑点，看着看着，牙根儿就跟着泛出酸水来。“嗡嗡嗡嗡”的蜜蜂，在枝桠间舞着。过节似的热闹，让树丛有了期待。

想捡几个落果解馋的顽童，只能老实地缩着脑壳，伏在墙角里眨巴着眼睛等待机会。

与山楂紧邻的，是柿子树。

柿子应该是古城一绝，个儿并不大，却格外圆润，夕阳残照里，放着暖烘烘的光，到了秋天，白霜一挂，绵密甜软，那个滋味呀，是难以言传的。

这样看来，梨树就有些逊色。


梨是笨梨（本地梨），满满地兜着水儿，肚子都要撑破了，却被枝条盖了脸，风头也就起不来。

石榴与黑枣似乎就有些卖弄。俗话说，好树招好鸟儿，鸟的叫声里，石榴的果实也就少有的繁密。

本不起眼的小巷子，因了这些树，古城也跟着精神了。

曾几何时，小城也叫花果城。

当然，花果城不仅仅因为花果巷。当时，主要街道上，处处种满了这些树，以至于街道全用了水果命名：解放路叫鸭梨街，红



卫路叫苹果街，贡院路叫核桃街，迎春路叫枣子街……其他的犄角旮旯里能种植的地方，都有水果飘香，干果冒油。

真是一个好地方！

在京城供职的一位记者无意间回来了一趟，却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的家乡，当下就迈不动脚步了，只能晃着脑袋不停地

说：“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仙境，简直就是仙境呀！”

于是，挎着照相机在街巷里来回地走动。

两天过去，还真没见着一个伸手的。于是，连夜奋笔，一篇《高原上的花果城》很快就在省报见了头条，涂黑的题目下还有一行小字，明明白白写着小城的名字。

那时候，省报都要夹在路旁的报栏里。

于是，报栏前就像过节，从早到晚挤满了脑袋，“唧唧喳喳”地指认着照片上的街道，有的还看见了自己的家门口。

上班的人一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围在一起看报纸。

小城在这荣耀里沸腾了，人们才知道不摘公家的果子，可就是民风古朴；那好闻的果子香，就成了小城的体香。小城又恰好是古都所在地，就被说成尧天舜日，光照千秋。

于是，参观的，拍照的，络绎不绝。

小城历史悠久，质朴厚道，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于是，人们一下子有了飘飘欲仙的感觉，脸上也像上了彩，哪个光鲜哟，就像抹了红。

一段时间内，居然来了几拨外国人，仰着脖子在树下指指点点，又是耸肩膀，又是晃脑袋，还不时地“喀嚓喀嚓”拍照片儿。相片居然不用冲洗，眨眼工夫，就拿在了手里。

他们向人们挥舞着，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大人都躲得远远的。人们连垂手的果子都不摘，还会眼气外国人的照片？小孩儿可不管这些，没见过这个稀罕劲儿，直直地盯了照片看，眼珠子几乎要掉出来。却并没有一个人上前配合拍照的，只怕一不小心通了外国。

于是，无论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怎样费劲地打招呼，都没有如意按下手里的快门。

人们的兴致格外高，苗圃里也是少有的热闹。

一些人联合出动，计划着在花盆里栽这栽那，等春天来了就移到街上的空缺处。真是这样儿的话，若再被省报照了去，不等于自己也露了一回脸？

人们与花果结了缘，花果也就领了情。到了秋天，人们指着街道说，这哪里是真格儿的，分明就像挂了画儿——

鸭梨、苹果、蟠桃、柿子、黑枣，压弯了树枝，压矮了墙，马奶子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垂在架子上，蟠桃挤得枝条上没了缝隙，红果更是一串串地荡在风里。

地上的落果煞是扎眼，五颜六色地躺着，这可便宜了绿化队，老鼠嫁女似的轰轰然出动了。

推着独轮小车的，背着荆条筐子的，俩人抬着篓子的，又是拣又是拾，那个喜庆呀，就像水果的灵魂附了体，一个一个都要恨不得变了水果呢。老人说，眼睛看得花了，手也看得痒了，便跟在绿化队后面过把瘾。

绿化队虽然神气得鼻孔朝天，心里却不免疙疙瘩瘩的，后来，看见老人们将落果一个不少地放在了筐子里，心才明镜似的亮堂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城很是好看，青狮口儿也是个热闹的好

去处。

绿化队的队长就疯了似的在各条巷子里转，手围成喇叭口，长长地说道：

“听好了，听好了，拿上篮子到青狮口儿集中了，集中了……落果可以卖了，可以卖了，便宜得很，便宜得很。”

大家听了，心里鼓鼓地跳，吃自己街道上的鲜果，可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价钱呢，象征一下，就像萝卜白菜，几分钱就买一小堆儿，主要是奖励市民。

人们倾巢出动了，那个红火呀，赶上看西洋景了。

冬天里，小城更是绝了，柿子繁繁地翘在枝头，没有了树叶的陪衬，反倒更加耀眼。偶尔掉在地上的，像抽了筋骨，“啪”地摔成了一堆，有些闲人就对着柿子“啧啧”一番。可惜没有早点摘下来，即使进了人的肚子，也比成了泥巴强。

人们以为这情景儿，能如风地流传下去。却不料，各种树木在第二年春天，被绿化队挖的挖了，砍的砍了。当时，很多人绕着道儿走，说，斧头“咚”地砍一下，心就冷不丁儿缺一块儿，那个疼痛哟，受不了。

绿化队更是可怜。昔日，他们都是护树呀，剪枝呀，刷白灰呀，捆扎绳子呀，神气得不得了。如今却灰头土脸，有气无力。男人坐在地上，黑着脸色默默抽烟。姑娘媳妇，居然像丢了魂魄，掩着脸抽泣不已。

一些老人想上去问个究竟，他们也都闭口不谈，就有小道消息说是政治需要。

几条街道很快光秃秃的了，小城“呼啦”一下就衰老了。

可怜绿化队，几乎要跪下来集体求情，想将商会巷里的树木

留下来,因为这儿是他们的老巢。本来这是不允许的,老市长下台时,就提了这么点儿要求,说出出进进的,就让他们留点念想儿吧。上报给地委,才勉强批准了。

从此,商会巷就叫花果巷。

鼓 楼

出了花果巷,顺着马路往西走,就到了鼓楼。

鼓楼是标志性建筑。民谣唱道:“古城府里大鼓楼,半截子插在云里头。”

鼓楼也叫大中楼,因坐落于东西南北四街的中心而得名。

正方形暗红的基座,聚足了气势,清晨与黄昏的光线里,尤其迷人。


四个方向都砌有拱形的门洞,在基座的正中间十字交叉。门洞上方镌刻有石雕匾额,依其四面儿分别为:

“东临雷霍”、“西控沙河”、“南通秦蜀”、“北达幽并”。

这组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原刻复制的匾文,苍劲古朴,概括了古城重要的地理位置。

大中楼基座的東西两侧,均有石阶门楼,登40级台阶,可上到近10米高的台坪上,并由此进入一厅,上二层,俯瞰全城。

鼓楼最独特的是楼阁,整个结构木构巨制,为二层、三檐、四级滴水,十字歇山顶明式建筑。游客睹之,无不惊叹,其精致细腻,有南国园林的韵味,其巍峨气势,又非皇家殿宇无可比拟。尤其是一层厅顶的天井式彩绘格板上,精工描绘着孔雀开屏、祥龙盘旋,金碧辉煌,犹如宫殿。二层梁架形成的拱顶,如八卦藻井,



古朴浑厚。四壁上皆镶嵌着格棱窗，木格占据的部位，以古老的帝王传说为主，描绘着上古传说的60余幅图画：或尧王访贤，或大禹治水，或许由洗耳，无不古雅传神，令人向往。二厅外面的回廊，随势曲折，走出大厅凭栏四顾，故都的山光水色尽收眼底。

鸟瞰市内，大街小巷错综构连；放眼郊外，远山近水叠翠流碧。

难怪有人说，不上大中楼，自来古城游。

大中楼，究竟始建于何朝何代，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只在《北史·李崇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兗土多劫盗，崇令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便尔擒送。”

有人考证说，这里所说的“楼”就是大中楼。

丸 子

鼓楼根儿的几家小吃店，又给鼓楼增添了一股世俗的热闹劲儿。

李家的牛肉丸子，那叫一个好吃呀，说到底一个字儿：韧！

咋就那么耐嚼呢？有人说：

“里面是掺和了牛筋的。”

就有人反驳说：

“不见得，你拿根牛筋放在嘴里试试，看是不是这回事。”

于是，俩人站在街头抬起了杠，从鼓楼南说到鼓楼北，从河东说到河西，说着说着，让根儿烟，对个火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能扯到晋文公，再扯到卫青、霍去病，还可能弯弯绕到票

号、乔家大院、汾酒、杏花村，那儿离咱这儿不过巴掌远，风水相连哪！

抬杠的，多是性情中人，不为争高低，就图个嘴巴痛快，有时，看着脸红脖子粗的，其实，痛快着呢。

李家的祖先，是不会听到这些的，他们早已不知流落到哪里地下了。他们的后人，多半不屑于这些小手艺，可偏偏就有个叫李三的，做什么都像霜打了，可一见这小小的面团儿，就来了精神气儿。

你说这是不是命中注定的？

活该李家丸子没有失传，红火得窑背都热了，那口在鼓楼根儿冒着白气的大铁锅，被四个人“哼哧哼哧”着抬出来，在炉火上一支，那莫名的香味呀，熏得半个古城都迷糊过去了。

如今虽是换了门面，从几年前的小摊点变成了古色古香的厅堂，可二楼低矮的小桌凳还是老祖宗的风气，还有那汤水乳白、香菜碧绿、辣椒鲜红、汪汪的一层油花里，说不出的醇香浓厚，据说是放了秘制的调和面儿。冬天里，如果大大地呷一口，再打几个饱嗝儿，就会赶走寒气，浑身舒泰，那个味道呀，皇上也要赞不绝口呢。

羊 汤

要说羊汤，就得说“婆婆神”，那个滋味哟，香得人能丢了魂。

说是汤，其实是一种杂碎烩成的肉菜。

小城里的羊汤，名堂大着呢，能叫上名字的，就有十来种：霍州羊汤，赵城羊汤，大阳羊汤，曲沃羊汤，乡宁羊汤……都是有出



处的。

很早以前，都是在鼓楼庙会时，从各家地界儿赶来支摊子的。这样一来，就有些比试的意思。所以，都是憋足了劲儿，提前十来天，就着手准备了。

因为是摊贩，就得有些像样的行头儿。

各家的棚子都要用上好的骨架支起，再蒙上厚重的帆布，一是挡风寒，还有就是便于描画五颜六色的图画。

一个上好的羊汤摊子，没有上好的颜料做装饰，总是有些煞风景。

当然，羊汤主要的还是得讲究味道。好在各家的，皆有其妙，也就不必打嘴仗了。

就像霍州羊汤，不只是用来喝的，主要是要泡馍来吃。

“馍馍”是用发面烙成的厚厚的饼儿，一点点撕成小块，浇以滚烫的鲜热羊汤汁儿，不规则的烙饼一旦与汤接触，便尽吸了汤中的美味，大口食之，荡气回肠，舒筋活络。

赵城羊汤，汤汁清色，味儿全在汤里，配以当地发甜的葱白，鲜红的辣椒，那个妙呀，天下少有。赵城人率真倔强，宁折不弯，就与这浓郁鲜辣的羊汤分不开。

曲沃羊汤，乳白的汤色，呈细微的颗粒状，若放入椒盐、辣椒，再佐以馒头、麻花、饼子，那可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一个字：绝！

当然，这些全是铺垫，最高的要属“婆婆神”了。而“婆婆神”的每一道工序据说都是秘方，至今也无人摸出点门道。

“婆婆神”究竟是地名还是人名，已难以考证。

其实，这些美味对于古城而言，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大冬天，隔天不吃一碗羊汤，不嚼一嚼那小指粗的红苕

粉条,不被那辣椒辣出一身汗来,漫长的冬天似乎就真的寒冷而枯燥了。

羊在“古城”一带,不仅是一种温顺的可食动物,更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曾用来作为经济学上的一般等价物。

这个动物只要吃草就长膘,一直被人们认为好养又好看,与其有关的故事,随便就能搜罗出几大筐。

据说在尧时代,现今南部滩中的一头母羊生了一独角怪物,人们给它起名为“獬”。长大后居然可辩忠奸,于是“羊獬”作为地名留在这里了。

如果此事是真的,可见古城人吃羊肉之早。

羊肉可以生吃、烤吃、煮吃,而羊汤则只需要个铁锅就能煮。当然,要连续将烧红的石头拨到铁锅里加热才能喝上汤,为此就有了一道著名的菜,叫“炮”羊肉。

羊汤的做法十分简单,一口锅,一堆剔出的骨头,一堆做燃料的柴火。

柴火有着说不尽的妙处,旺火可以将锅煮得“呼啦啦”直响,余烬点点,又可为文火,慢慢熬制。

轻重缓急,张弛之道在烧汤的过程中极尽其妙,给人温馨的同时,“如奶骨汤”也就渐渐呈现了。

草帽

古城的风物中,草帽是万万不可不谈的。

苇水一带是主要的产粮地,麦子又是主要作物。

收割完毕,麦秸秆儿由金黄泛白,而且有着一层淡淡的亮